

京极夏彦 著

刘名扬 译

后巷说 百物语

后巷说 百物语

日本极复彦 著



南海出版公司

I 313.45

86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巷说百物语 / [日] 京极夏彦著; 刘名扬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4.4
ISBN 978-7-5442-5086-3

I. ①后… II. ①京…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565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2-077

NOCHINO KOSETSU HYAKU-MONOGATARI
by KYOGOKU Natsuhiko

Copyright © 2014 by KYOGOKU Natsuhik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ALPHAWA CORPORATION,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OSAWA OFFICE, Japan
through THE SAKURA AGENCY and GARDEN-CHINESE MEDIA AGENCY.



后巷说百物语

[日] 京极夏彦 著

刘名扬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苓
特邀编辑 史 诗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25
字 数 356 千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086-3
定 价 39.50 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 录

红鳊鱼

1

天火

81

负伤蛇

155

山男

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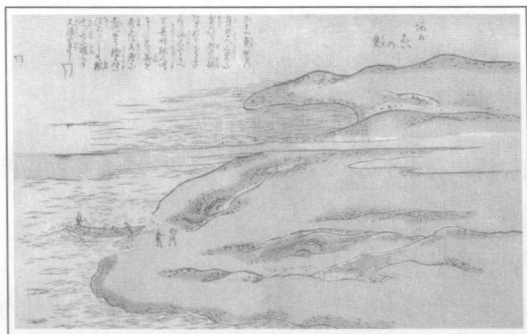
五位光

273

风神

325





红鳐鱼

此鱼常见于大海

身长二十四里余

鱼背囤砂浮于海上

倘有船夫误判

视之为岛屿停靠之

此鱼即没人海中

骤掀巨浪

致船毁人亡

许久以前，海中有座小岛。岛上住着一群称不上富裕的岛民，大伙儿胼手胝足，共同营生。

日子虽穷，但还堪称平静。

该岛一隅有座古老的小小土地神社，不知从何时起，神社内供奉着蛭子神。岛民个个以此神社为心灵依托，虔诚膜拜祭祀。

不过，岛上有个传说，一个颇为不祥的传说。蛭子神社中供奉的神为一座惠比寿像。此传说声称，当这座惠比寿像的脸变红时，此岛将遭逢骇人灾厄，全岛甚至可能灰飞烟灭。岛民对蛭子神信仰至深，对此传说均深信不疑。岛民朝夕参拜不辍，遇大小事均赴神社祈求神助，对神明心怀敬畏。不过，直到某日——

岛上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对岛民深受因习束缚的风气极为不满。乡亲们凡事都唯唯诺诺、毫无抱怨的习性，早已让这过怕了穷苦日子的小伙子生厌。故此，小伙子决定开个玩笑。

他竟然乘夜潜入神社，以朱墨将惠比寿像的脸孔抹成一片通红。翌日清早，赫然发现惠比寿像的脸孔竟已转红，对传说深信不疑的岛民个个惊愕惶恐，慌乱不已。号泣过后，岛民便悉数收拾好仅有的家当，携家带着迁离了这座小岛。小伙子幸灾乐祸地观望同乡离去。神像的脸是他亲手抹红的，哪可能发生什么灾厄？同乡的反应让总是斥责传言为幼稚迷信无稽骗局的他看得捧腹大笑。

但是，在岛民迁离后不久，突然一阵天摇地动，山崩地裂，大海啸随之而来，将整座岛屿连同那个小伙子悉数吞没。一夕之间，整座岛便消失无踪，只留下一片荒凉大海。

二

庆长元年丙申闰七月十二日晡时天下大地震，丰亦处处地裂山崩，故高崎山巅巨石悉落，其石互磨发火，既而震止。府内民皆安心身。或有浴者，或有食夕饭者，或有未食者。其时巨海大鸣动响，诸人甚惊奇。走于东西逃于南北。或视海边村里井水，皆悉尽。尔时巨海洪涛忽起，洋溢府内及近边邑里。大波至三时（中略）。如是罹大地震洪波。府城大厦小宅民屋等大半倒破。不知人畜死者其数（中略）。

且势家村二十余町北有名瓜生岛。或又云冲滨町。其町纵于东西立于南北三筋成町。所谓南本町中里町北新町。农工商渔人住焉。其瓜生岛境内皆悉沉没而成海底。因之不溺死者仅其七分之一。或漂于小船。或乘流家。或付于浮木。或寄于流柜。五伦离散于互激。然流浮暂时而到西南山岸犬鼻浜。或有至蓬莱山等高地免死者。顷刻而大汐收如奋——

如何？虽然途中停顿了几回，矢作剑之进还是一口气读到这儿，转头望向笹村与次郎，问道。

这段以汉文撰写的记述既不押韵，亦无平仄，文笔粗拙，仅求达意。再加上这是一份誊来的副本，其中或有错字或误记，就连理应较常人更通晓汉籍的剑之进，读来似乎也颇为吃力。即使如此，当原本静心聆听的与次郎问这是否就是那卷《丰府纪闻卷四》时，剑之进还是一脸得意地回答：没错，这就是你想看到的证据。

“不敢相信竟然让我找着了？你也知道，新政府里有许多人是南国出身，

因此我们署内的同僚，亦不乏丰后出身者。”

剑之进豪爽地笑了起来。

在幕府时代，剑之进曾于南町奉行所担任见习同心。不知他是如何度过维新期间的纷纷扰扰，但目前已于甫成立不久的东京警视厅担任一等巡查。至于与次郎，原为西国小藩北林藩派驻江户的藩士，目前于一家名叫加纳商事贸易公司任职。剑之进担任见习同心时，曾频繁出入北林藩邸。不记得两人当初是如何结识的，或许是年龄相近使然，从那时便和与次郎相交甚笃，两人可说是一对臭味相投的好兄弟。

“瞧你怎没我想象的开心？”剑之进皱着粗大的双眉说道，“喂，与次郎。我可是好不容易才找着这东西的，好歹你也该有点表示吧。为了证明你那为人讪笑的胡言乱语并非空穴来风，我可是用心良苦哪。”

如何？这下大家应该都相信了吧？剑之进乘势环视着大家问道。

四名男子面对面地坐在十叠大小的客厅内。房内没有饭菜，也不见任何酒器，丝毫不像一场正式酒席，但与会者个个一脸严肃，还真是一场不可思议的聚会。

“总而言之，若此书上的记载足以采信，灾情似乎颇为惨重。地震、山崩、海啸、洪水等天灾地变造成庞大牺牲，其实并不稀奇。”

这回发言的是仓田正马。他父亲是个旗本武士，同时也是德川家的重臣。正马是家里次子，曾留过洋，是个时髦大少爷。不过，他为人有点不拘小节，感觉不出曾留过洋的聪敏，打扮也称不上潇洒。事实上，他曾是与次郎的同僚。他那曾任幕府重臣的父亲，和与次郎如今的老板过从甚密，因此，他也曾赴与次郎的贸易公司任职。但他的个性实在不适合干这种差事，不出三天就辞职了。至今仍终日游手好闲，是个标准的无业游民。

“若放眼国际，必不乏规模更大的灾害。想必不费吹灰之力，便能找到许多前所未见的惨祸记录。”正马继续说道。但若发生得如此频繁，哪还称得上前所未见？涩谷惣兵卫笑道。

惣兵卫和与次郎同为北林藩出身，年幼时被人收为养子，曾在山冈铁舟门下学习剑术，是个豪杰，维新后在猿乐町开设道场。与次郎不知道惣兵卫

的剑术究竟如何，但他看起来的确像个高人。可如今毕竟已是无法靠剑术糊口的时代，因此道场门可罗雀，只得偶尔上警局传授武艺，指导巡查习剑。

“正马，所谓前所未见，不就是指从来没有人见过？哪怕过去有过一次记载，就称不上前所未见了。”

“话是没错，但前所未见不过是个比喻，你就别再抓着这个词找碴了好吗？你们这些使剑的老古董就是这副德行，真是惹人厌哪。听好，我想说的不过是，据说富士山喷起火来，情况可是要比方才矢作朗读的严重得多呢。放眼海外，整座山在一夕之间消失无踪，或整座村子遭到掩埋这种事，根本毫不稀奇。”

“此言的确不假，”惣兵卫说道，“倘若起了大地震，当然可能会导致山崩，产生海啸。淹没一座岛也不是不可能。天地变异展现的威猛，极可能超乎世人的想象，这在咱们北林可是无人不知的道理。与次郎，你说是吧？在我们故乡，北林城后方曾矗立着一块和山一样大的巨岩。这块巨岩曾位于耸立其后的一座金山的山腹。通常，谁也不会相信如此巨岩竟然会坠落。我在孩提时数次听闻这故事，也总觉得无法置信。倘若如此庞然大物都会崩落，那么岛屿沉没应该也是可能的。”

“一点也没错，”与次郎回道，“这的确称不上稀奇。但不稀奇又如何？”

“所以呀，”正马说道，“根据这记录，反而是本土的灾情较为惨重，岛屿沉没后，不是有八成的岛民获救？虽然失去了土地家财，损失金额的确庞大，但想想整座岛都沉了，只有这点损失也属万幸。总而言之，此等灾害的确可能发生，对不对，巡查先生？真有可能发生过吗？”

管他是否发生过，问题并不在受害的规模吧？剑之进心有不服地回道。

“从与次郎方才朗读的记录中，不也听到岛民因事前察觉不对，及时逃离，悉数获救了吗？与次郎，你说是不是？”

是如此，没错，与次郎回答。

真是如此？正马一脸纳闷地质疑道。

“还有什么好怀疑的？这文字中记载的岛，正是与次郎听闻的传说中的那座岛呀。”剑之进怅然说道。

“与次郎，真是如此吗？你听闻的传说中那座沉没的岛屿，果真就是丰后国的瓜生岛？”

没错，与次郎回答。的确就是那座岛。“这份循线找到的记录不也是这么写的？在下认为这绝非巧合。”

“当然不会是巧合。”惣兵卫应和道，“既然地点一致，至少也有点关联吧。”

“当然有关联。据说该地一座名叫威德寺的寺院里有份文件叫作由来书，其中也有同样的记述。传说当时漂来的一株松树就被种在威德寺里，后来还被誉名为松。此外，只要查阅《丰国小志》一类的书卷，似乎也记载着过去曾发生过同样的事。就连附近的其他岛屿，也有庆长三年夏鹤见山崩毁导致岛屿沉没的记载。由此可见，与次郎听到的这则瓜生岛随惠比寿的脸孔转红而陨灭的传说，绝对真有其事。”

如此推论未免也太唐突了吧？正马说道。

“为什么？”

“哪还要问为什么？因为记录里并没有提及惠比寿呀。”

“不，虽无记录，但似乎真有这么一座神社。根据我的调查，这座蛭子神社后来在瓜生岛对岸一个叫势家的地方再建，时至今日依然存在。由此看来，这传说绝非空穴来风。”

“不、不，剑之进，虽然你说的也有几分道理……”惣兵卫摆出调停的架势说道，“若是先听到一则怪异的传闻，循线追查后找着了可资佐证的记录，或许我也会得出和你相同的结论。不过，剑之进，你也得好好想想，这传说有没有可能是在事后虚构的？”

传说怎么可能是事后虚构的？剑之进反驳道，脸上的神情却变得更为茫然了。

“所有传说，通常必是以事实为根据。传说，就是向后世传述某件史实。若无事实根据，则不可以称作传说，而是无稽谣传或惑众妖言。”

不不，惣兵卫挥了挥手说道：“照您说的，传说的确都是在事后才被捏造出来的。不过，剑之进，我质疑的，并非与次郎听来的这则岛屿沉没的传说，而是传说故事中的传说。”

“什么叫传说故事中的传说？”

虽然一脸不耐烦，惣兵卫仍试图慢条斯理地解释道：“就是那则岛屿随惠比寿的脸孔转红毁灭的传说。我质疑的，是此种迷信是否真的曾在该岛流传。毕竟从没见过到任何与此相关的记述。”

“你的意思是，这传说可能是在岛屿沉没后才被捏造出来的？”

正是此意，惣兵卫说道。

关于此事，可就真的无法断言了，剑之进语带不甘地说道。

惣兵卫一脸为难地说：“但这瓜生岛在一夕之间沉入海中，或许是真的有其事。不，既然有如此明确的记录，看来应是事实无误。不过，剑之进，我想说的是，与次郎听来的，那小伙子将惠比寿的脸孔抹红导致岛屿沉没的传说，可就不一定是事实了。”

没错，传说往往会被人如此添油加醋，正马应和道。

看来你们都不相信哪，剑之进一脸不服地合上书卷塞入怀中。“别动怒呀，巡查先生。”正马好言相劝道，“我们并不是不相信，毕竟没有证据证明这传说是造假。只是同样的，也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传说真有其事。涩谷的意思是，这书卷并没有办法证明与次郎听到的这则故事就是事实。对不对？”

“对。”惣兵卫退让了一步，“正马所言的确有理。”

“矢作，你说得没错，问题并非灾厄的规模什么的。但同时，记录里并未提及是否真的发生过这场灾厄，也没提到是否真有膜拜惠比寿一事。”

那么正马，你到底想说什么？剑之进不服地说道。

“最好能拿出什么证据。”

“少安毋躁呀，矢作。我认为令我们质疑的，仅仅是惠比寿像的变化和天地变异之间的因果关系罢了。”

这么说也是，剑之进不由得沉思起来。

这点应该无法证明吧，正马说道。

为何无法证明？剑之进反问道。

“真的没办法呀，矢作。假设真如传言所述，岛上曾有一座惠比寿像。那么，或许真有神像的脸孔变红便会发生灾厄的说法流传，也可能有某个不敬之徒

将神像的脸孔抹成红色，不不，就连不久之后碰巧发生天地变异也不是不可能。但即使如此，仍无法断言这场灾厄是因这起恶作剧而起的吧？”

“你想说什么？”

“这不过是个巧合。”正马斩钉截铁地说道。

“巧、巧合？”

“我是如此认为。矢作，稍早你曾言这应非巧合，涩谷也如此附和，但这只能说明此怪异传言和这份记录的关系并非巧合罢了。一切天灾均循世间法则而起，哪可能把神佛雕像染红便引起天摇地动？不管时机再怎么凑巧，地震、海啸与恶作剧、信仰之间，应该还是毫无关联的。凭人的力量，是绝无可能撼动天地的。”

“惠比寿可不是人哪。”

朱墨可是人抹上去的吧？惣兵卫说道。

不，我认为即使搬出神佛，道理也是一样，正马继续说道。

“为何也是一样？”

“当然一样。正如涩谷方才所说，除非是先有天灾，事后再捏造个理由解释，两者之间理应不会有任何因果关系才是。因此，我认为除了巧合，别无其他解释。”

嗯，剑之进低声应道。

“再者，就我听到的，这故事听来实在太像是捏造的了。不可亵渎神佛、不可欺骗他人，怎么听都像是在说教。虔诚信神者得救，唯有亵渎神明者殒命。这种情节，怎么听都像是为了拉拢信徒而捏造出来的故事。”

“但是，这座神社似乎没有多大呀。”

“是大是小有什么不同？”惣兵卫不甘示弱地继续逼问道，“只要将过去的惨祸当成神明灵验的证据，对提升当地的信仰应该极有帮助。对一座小神社而言，只要能拉拢当地居民，应该就心满意足了。”

正马接着说道：“纵使这座岛屿真是因惠比寿的脸孔被抹红而沉没，也是绝对无法证明的。”

大概是看到形势对自己不利，剑之进转头望向至今未提出任何异议的与

次郎，说道：“与次郎，这些家伙认为你是在吹牛呢。你难道不反驳？”

“不必了。”与次郎没有反驳。

剑之进虽然愤慨，但与次郎并不认为自己被人当成在吹牛。不管怎么想，都觉得正马和惣兵卫的推论是正确的。

半个月前，与次郎在一场酒席上，从朋友口中听说了这则奇妙的传说。就是惠比寿的脸孔变红，导致整座岛屿沉没的传说。对与次郎而言，这不过是个随兴聊起的故事，但正马和惣兵卫强烈否定，而剑之进依然坚信是真有其事，结果就演变成了今天这种局面。说老实话，与次郎完全没想到剑之进会找到写有这种证据的记载。与次郎并非不相信神佛，但整座岛屿沉没则是另一回事。

“不知大家意见如何，”看到与次郎和剑之进的神情，惣兵卫皱了皱眉问道，“是否该上药研堀找老隐士征询一下意见？”

四人面面相觑，接着齐声回答：好。

三

药研堀的老隐士，一如其名，是位居住于药研堀附近、一户名叫九十九庵的清幽宅邸的老人。

此人年约八十有余，白鹤般细瘦白皙，剪掉了发髻的白发修得短短的，平日身穿墨染的工作服和深灰色背心，看来像个衰老的禅僧。虽不知其出身姓名，此人自号一白翁，仅有一名据称为远房亲戚的女童相伴。

这位老人似乎和与次郎曾奉公的前北林藩有段匪浅的交情。虽然不论怎么看都是个毫无显赫身份地位的寻常老百姓，但藩主对他似乎颇为关照。维新前北林藩曾按月支付恩赏金，每回均由与次郎负责递交。金额并不算高，似乎已经支付多年，若论总额，应该不是一笔小数目。一白翁从未提及自己的过去，但与次郎的前上司曾说过：“此人是曾拯救北林藩的大恩人。”即便北林藩再小，区区一介百姓，而且还是个衰老如枯木的老翁，怎有能耐拯救

一个藩国？与次郎对此纳闷不已。那似乎是与次郎尚未出生、四十多年前的往事。如今虽是个老翁，当年毕竟也曾是个小伙子。直到废藩后，与次郎才想到这个理所当然的道理。在此之前，与次郎总有一种此人从以前起便是个老人的错觉。因为一白翁看起来已是十分衰老。

五年前，与次郎突然想起这位老人，好奇他如今是否安在。藩国已随大政奉还遭到废撤，按理说，他已不会收到北林藩支付的恩赏。若是如此，不知他日子是否还过得去？因此，与次郎便邀了也曾听说过老人传闻的惣兵卫，相偕造访九十九庵。

老人依然健在。虽然已无发髻，但消瘦的脸颊、朴素的生活，以及让人看不出是乖僻还是和善的言行举止，让一白翁看来仿佛仍活在幕府时代。除了与次郎昔日曾见到的小女童已长成年轻姑娘外，九十九庵里里外外竟一切如昔。

从那时起，与次郎与老人恢复了交情，至今已有五年。如今除了惣兵卫，剑之进与正马也常同去造访九十九庵。老人不仅博学，同时还有许许多多奇妙的经历。与次郎极爱聆听老人聊起这些意味深长的故事。

维新至今已过了十年。虽仍偶有动乱，但大致上世间混乱似已暂告平息。只是上自整个国家，下至与次郎均产生了极大变化，街景民情亦已焕然一新，唯有老人居住的这城中一角仍残存着浓郁的江户风气。与次郎在努力适应新时代的同时，对新事物却仍怀有一丝不信任。对他而言，九十九庵的风景和一白翁叙述的江户故事，总是如此令人怀念。

身为巡查，剑之进却对奇闻异事有着强烈的喜好，尤其酷爱聆听老人叙述的诸国怪谈。惣兵卫则是个和自己的相貌职业颇不相符的理性主义者，喜爱与老人议论各种不可解之异象。至于略带西洋习气的正马，乍看之下对此类议论问答虽不至于毫无兴趣，但与次郎认为是因其对与老人为伴的姑娘小夜颇为钟情。关于这点，与次郎其实也有点可疑，其他两人更是不用说了。

买了豆沙包当礼物后，四人起程前往药研堀。晚饭时分吃豆沙包有点奇怪，但老人不好饮酒，也不知此外还能带些什么。不，准确说来，老人每晚

就寝前会小酌一杯升酒^①，除此之外，可说是滴酒不沾。但这也不代表老人爱吃甜食。说老实话，这豆沙包其实是买给小夜吃的。

透过树篱，一行人瞥见了小夜的身影。她好像刚洒了点水消暑，只见庭院里还摆着勺子与水桶。正马快步跑向门前。“打扰了、打扰了。”还没走到门前，惣兵卫便以粗野的嗓门大喊。与次郎进门，看到小夜正坐在玄关旁一把破旧的藤椅上发愣。

我们又来打扰了，老隐士在吗？剑之进问道。没等小夜回话，正马便递出一包豆沙包打岔道：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多谢各位厚意，小夜收下豆沙包。

该说谢谢的是我们，与次郎回道，紧接着便询问两人是否用过晚饭。刚刚吃饱了，小夜回答。隔三岔五过来叨扰，会不会给两位添麻烦？听到与次郎这么一问，小夜回答：“哪儿的话。我们正打算喝杯茶呢。况且，各位聊上一阵，他老人家也会比较精神。”

小夜将与次郎一行人请进了门内。四人没被带往客厅，而是被领到了庭院内的小屋里。此栋小屋仅约六叠大小，正中央设一座地炉。虽不见躡口^②，但屋内陈设看似一座茶室。老人端端正正地跪坐在壁龕前，早就摆出了会客的架势。

老人眯起了原本就细小的双眼，一脸的神情看不出是微笑还是不知所措。

“各位全到齐了。敢问所为何事？”

“我们有件事想找老隐士谈谈。”惣兵卫以粗野的口吻说道。接着剑之进询问老人近日是否无恙，最后再由正马说几句客套话。这是这伙人每回造访时的惯例。至于与次郎，则通常是不发一语地跪坐一角。

一伙人一如往常地并肩跪坐。上茶后，剑之进率先开口：“老隐士，其实今天也没什么事，我们只是打算就与次郎听说的一则传说的真伪，前来拜听老隐士的意见。”

请说吧，老人点头说道。

①盛在方形酒器中的酒，或以方形酒器装盛贩卖的酒。

②茶道中茶室特有的方形小入口，进去须跪着膝行。

剑之进开始向老人讲述瓜生岛的传说。但话还没说几句，便看出老人似乎对这故事颇为熟悉。老隐士也听说过吗？正马问道。这是个有名的故事呀，老人回答。

“有名吗？”

“是呀。濑户内也有类似的故事，但应该还是丰后湾的故事最为有名吧。”老人一脸稀松平常地说道。

“濑户内也有同样的传说？”

“老夫当年造访阿波时，曾听闻类似的故事。总之，这类故事为数颇众。但就规模而言，应该属瓜生岛这则最大了。毕竟，若老夫记得没错，岛上曾住有上千户人家。”

“上千户？”

“没错，而且记得不是座贫穷的岛屿。与次郎先生是否听说此处民生困顿？”

在下的确是如此听说，与次郎点头回答。请问可是个年轻小伙子说的？老人又问道。的确是个小伙子，此人要比与次郎年轻两岁。

“那么，他或许就不知道实情了。在老夫听说的故事里，将惠比寿的脸抹红的，是一个对迷信嗤之以鼻的大夫。想来这也是无可奈何，毕竟是三百年前的事了。”

这故事果真属实？正马问道。

“这就不清楚了。”老人回答，“老夫虽然如此年迈，毕竟也没活过三百年。至于剑之进先生找到的记录，虽为文字记述，却实难论断其中究竟几分为虚、几分为实。”

唔，剑之进拾起放置腿上的文书端详起来。

“不过，老隐士，倘若连如此记录都不足采信，世上不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信了？”

“世上的确无事可完全采信。”

“但无论如何，事实终究是事实。敢问这座岛……”

“应该是沉没了吧。”老人说道。

剩下的话被抢先说了，剑之进只能默默闭嘴。

“总之，真相究竟如何根本不重要。反正各位也不是来向老夫查证此事的。”

“老隐士果然是明察秋毫呀。”正马说道，“方才您不是说，这类故事为数颇多？”

“老夫的确说过，”老人回答，“各位是否听说过《今昔物语集》？”

听说过，惣兵卫回答。

“那就好。书中的《卷第十震旦三十六》里有篇《媪每日见卒塔婆付血语》，内容大致也是同样的。从震旦两字，不难看出这是个唐土的故事。话说唐土某地有座高山，山顶立有卒塔婆一座。”

“卒塔婆？”

看来这故事果真怪异，听得四人不禁面面相觑。

“山麓下有个村子，村中有个年龄和老夫相若的老妪，每日均不忘上山参拜这座卒塔婆。”

“这座山，高吗？”剑之进问。

“相当高，”老人回答，“大家都知道，对年事已高者，登山是件十分艰辛的苦差事。换作老夫，便绝不可能办到。某日，一个小伙子向老妪询问登山的理由，老妪回答传说此卒塔婆若沾上了血，此山必将崩塌，没入海中，因此老妪不得不日日上山确认有无异状。”

噢，惣兵卫不禁失声喊道：“和那故事果然是一模一样。”

“没错。小伙子斥此传说为迷信，为了作弄盲信传说的老妪，便将卒塔婆涂上了血。老妪一见卒塔婆沾了血，旋即逃出了村子，看得小伙子乐不可支。后来……”

“山果然崩了？”

“没错没错，”老人点头继续说道，“同时，斥此传说为迷信者，亦悉数殒命。《宇治拾遗物语》卷三十中，也有内容相仿的故事。”

“算是一种寓言吧。”正马接着问道，“《今昔》和《宇治拾遗》中的故事，皆出自佛典或汉籍，对吧？”